

清中後期廣州口岸的牙匠及其活動

曾裕菁* 殷小平**

摘要 牙雕是清代廣州進貢宮廷、銷往內地、出口歐美市場的特色工藝品。在廣州貿易體制下，廣州成為牙雕產品內銷和外銷的網絡樞紐，廣州口岸的牙雕行業也因之繁榮。口岸牙匠是廣州牙雕研究的重要主題，也是學界當前的薄弱環節。清代廣州口岸中以象牙雕刻為業的工匠為數不少，目前根據中外史料所記，只見其中約二十人，通過輯錄其事跡，可管窺廣州牙雕行業的製作、經營及銷售的歷史情況。廣州牙匠從事多種材質的雕刻工作，並隨着廣州口岸的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調整經營內容和銷售手段，表現出敏銳的商業眼光和超前的經營理念。

關鍵詞 文化交流；牙匠；外銷藝術；象牙雕刻；廣州口岸

引言

廣州牙雕的歷史源遠流長，至清代中葉才達到工藝頂峰。在漫長的發展歷程中，廣州牙雕通過漂白、茜色、鏤雕、鑲嵌、編織為特色工藝的綜合技法，形成玲瓏剔透、細微繁瑣的南派牙雕藝術風格。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以後，在廣州一口通商的貿易體制背景下，廣州牙雕開拓出不同的消費市場：一是以宮廷皇室和各地達官貴人為主的國內市場，二是以歐美貴族和商人為主的海外市場。¹ 這些針對不同消費群體而生產的廣州牙雕製品，多藏於國內外各大博物館和私藏機構，也有不少流入文物市場。既往的廣州牙雕研究，主要考察這些藏品的工藝史；相對而言，關於生產和銷售它們的工匠和商人的研究，則較為薄弱。這或許是因為從事牙雕生產和銷售的工匠社會地位不高，其事跡很難得到傳統士人階層關注，因此在地方法獻中幾乎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記載。直到進入新世紀，以楊伯達為首的一批學者，才利用陸續開放的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開展

對清宮廣東牙匠的研究。學者通過分析其薪資待遇、工作內容和相關作品，有關廣東牙匠吸收江南牙雕技術、融匯南北風格且後來居上的歷史也揭櫫於世。²

不過，在清宮造辦處當差的牙匠，是有官方背景的宮廷工匠代表，其事跡見載於大內檔案，他們與廣州口岸的牙匠及牙雕從業者身份懸殊，際遇也殊為不同，後者則屬於被歷史忽略甚至遺忘的默默無聞的普通人。如何突破資料的局限，蒐集並整理這批乏人關注的口岸牙匠的名錄及相關活動，是清代廣州牙雕研究的一個難點。本文擬以牙雕商品作為突破口，通過整理存世的牙雕商店標籤和清末博覽會參展名錄，輯錄十九世紀以來廣州口岸的牙匠代表，並進一步分析其店鋪名號、創作活動及經營情況；希望通過這一初步的嘗試，將文物研究與人物研究相結合，使廣州牙雕研究的視野能夠從文物研究向“人物研究”回歸。

一、牙鋪名稱

從目前發現的相關史料來看，清代廣州口岸的牙匠一般以店鋪名為自己的名號。在清末世界博覽會出版的中國展覽目錄中，參展牙匠

* 曾裕菁，暨南大學2022級世界史博士研究生。

** 殷小平，博士，華南農業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外關係史。



圖 1. 正在雕刻象牙的廣州牙匠，約 1893 至 1919 年。（圖片來源：George Ernest Morrison. *Photographic Views of Canton* 33,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hotographic_Views_of_Canton_33.jpg>。）

的名字都是諸如 Lee Ching（利昇）、Chun Quan Kee（陳晴記）、Leen Shing（連盛，音譯）等的店鋪名稱。1876 年，Yut Shing（粵盛，音譯）在費城國際博覽會中展示了一張棋牌桌，桌上標籤題寫的展覽者姓名即為“Yut Shing”。³ 這些看起來像人名的店鋪名稱，往往是由幾個吉祥的字，或是主人的姓加上吉祥的字組成。⁴ 也有牙匠使用自己的名字作為店鋪名，如范公浩、羅玉鳴，⁵ 但是數量極少。

1836 至 1837 年間曾在廣州居住的唐寧（Charles T. Downing）在其遊記中提到一位“深受外國人信賴”的牙匠，名叫“Ho Shing”（何盛，音譯）。⁶ Shing（盛）字或有祈盼生意興隆之寓意，其在廣州的象牙店鋪名稱中相當常見。除了前文提及的“Leen

Shing”及“Yut Shing”，在 1947 年《廣州商業行名錄》記錄的 32 家象牙店鋪中，就有“勞林盛”（Lo Lam Shing）、“新聯盛”（Sun Luen Shing）、“祺昌盛”（Kie Cheong Shing）三家以“盛”為名的店鋪。⁷ 因此“Ho Shing”應該也是店鋪名，可見當時來華的西方人常常用店鋪名來指稱牙匠。⁸

1844 年遊歷廣州的奧斯蒙德·蒂法尼（Osmond Tiffany）也曾到訪一家象牙店，他稱店鋪主人為“MouChong Gouqua”和“Old MouChong”。⁹ 這是目前發現的唯一一處將牙匠稱為某“qua”的資料。“qua”是“官”或“呱”的音譯，一般被西方人用於稱呼十三行商人以及廣州外銷畫家；¹⁰ “MouChong”可譯為“茂昌”，應當是店鋪名。

象牙店鋪是象牙器的生產地和銷售地。店鋪按照前店後坊的形式設置，“一半為陳列之室，一半為工作之地”。¹¹ 牙鋪主人既是商人，亦是牙匠。此外，店主還會招收一兩個學徒充當助手，並僱傭一些車工和雕工幫忙製作象牙器（圖 1）；這些普通工匠則無名號，仍以名字相稱。

二、口岸牙匠名錄

如前所述，口岸牙匠鮮見於地方文獻或其他中文記載，事跡一直隱晦不顯。通過蒐集牙雕包裝盒標籤、來華西人遊記、清末世博會展品目錄及報刊雜誌報導等，筆者整理出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活躍於廣州口岸的大約二十名牙匠的名號。¹² 下文乃以時代為序，輯錄其事跡，並歸總為“廣州口岸牙匠一覽表”（詳見表三）。

（一）嘉慶、道光年間的廣州牙匠

1. Ty Shing（泰盛，音譯）

英國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藏有一件十九世紀初



圖 2. Hu Chong 製作的象牙扇，約 1800 至 1825 年，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藏。（圖片來源：*Brisé fan*, Public domain, via Rijksmuseum Amsterdam <hdl.handle.net/10934/RM0001.COLLECT.14151>。）

的象牙扇，其扇盒內貼有“Ty Shing”的標籤。¹³這是一把帽章扇（Cockade Fan），扇面完全展開後呈現為團扇造型。帽章扇在中國出現的時間非常短暫，主要集中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因其工藝複雜、價格昂貴，很快就停止了生產。¹⁴由此推測，Ty Shing 應是活躍於嘉慶時期的一名廣州牙雕好手，由他生產的帽章扇成功出口到英國市場。

2. Hu Chong（胡昌，音譯）

Hu Chong 擅長製作象牙扇。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 Amsterdam）藏有一把 Hu Chong 於 1800 至 1825 年間製作的象牙鏤絲庭院人物紋摺扇（圖 2），扇面中心的橢圓形開光內刻有 CGT 三個字母，表明此扇屬於塞西莉亞·吉爾特魯伊·蒂倫斯（Cecilia Geertruy Tierens, 1789-1878）所有。塞西莉亞出生於南荷蘭省霍林赫姆市（Gorinchem）頗有名望的蒂倫斯家族，父親西格·蒂倫斯（Sege Tierens, 1749-1794）是荷蘭國家防禦工事的工程師，¹⁵但尚無資料顯示此象牙扇是由誰為其代理在廣州訂製。此外，該館還保存了 Hu Chong 於同一時期製作的一把玳瑁扇。可見，Hu Chong 不僅

擅長雕刻象牙，也善於雕刻其他材料。

3. Lun Shing（麟盛，音譯）

Lun Shing 的象牙店鋪位於同文街（New China Street）。Lun Shing 於 1820 至 1830 年間雕製的一把牙扇，被著名東方學家艾納福（Neville John Iröns）所收藏。¹⁶

4. Chong Shing（昌盛，音譯）

2018 年，廣東省博物館舉辦了“風·尚——18 至 20 世紀中國外銷扇”展覽，其中展出了 Chong Shing 製作的象牙骨描藍填銀仕女花卉羽扇。扇盒內的紅色英文商標上寫着：“Chong Shing，珠母、象牙和絲綢，玳瑁雕刻師，新中國街 5 號。”¹⁷從款識可知，Chong Shing 除象牙雕刻之外，也擅長雕刻珠母、玳瑁，同時他還是一位絲綢經銷商，其店鋪位於同文街 5 號。

5. Ho Shing（何盛，音譯）

Ho Shing 是道光中期廣州口岸的一名重要牙匠，其作品深得洋人喜愛。他的店鋪位於

十三行附近的“中國街”，主要面向西方遊客製作並銷售象牙塔、象牙籃子、象牙名片盒等牙雕產品。¹⁸

6. Wo Shing（和盛，音譯）

Wo Shing 是活躍在道光中後期的牙匠。廣東省博物館藏有一把 Wo Shing 製作的象牙骨牙片貼面庭院人物伸縮扇，扇盒的標籤上既標註了店鋪名字，還印有“香港和廣州”的紅色英文字樣，¹⁹ 表明他在香港和廣州均設有店鋪。

7. Luen Chun（聯珍，音譯）

Luen Chun 主要活動於 1830 至 1850 年前後。一柄由 Luen Chun 雕刻的象牙傘柄目前珍藏在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根據盒子內的紅色英文標籤可知，Luen Chun 是一名珍珠母、象牙及玳瑁雕刻家，其店鋪位於同文街 6 號。²⁰ 艾納福亦收藏了一把 Luen Chun 製造的象牙扇，扇盒內的標籤標示了 Luen Chun 的名字及其主要經營內容——象牙器（Ivory Ware）。²¹ 此外，Luen Chun 還會雕刻檀香木，其雕刻的檀木扇留存至今。²²

8. Vo Long（和隆，音譯）

Vo Long 於 1830 至 1850 年間製作的外銷扇品質卓越。前述的“風·尚——18 至 20 世紀中國外銷扇”展覽，展出了 Vo Long 雕製的三把扇子，包括象牙雕花卉人物扇、象牙骨牙片貼面官扇，以及一把雜骨牙片貼面官扇。這把雜骨牙片貼面官扇的扇骨由銀鑲金累絲燒藍、珠母、玳瑁、檀香木、象牙等多種材質組合而成，體現了 Vo Long 高超的製扇工藝，也表明他能對多種材料進行雕刻。

（二）咸豐、同治、光緒、宣統四朝的廣州牙匠

1. Ho A Ching（浩昇／何亞靜，音譯）

Ho A Ching 是晚清時期廣州最重要的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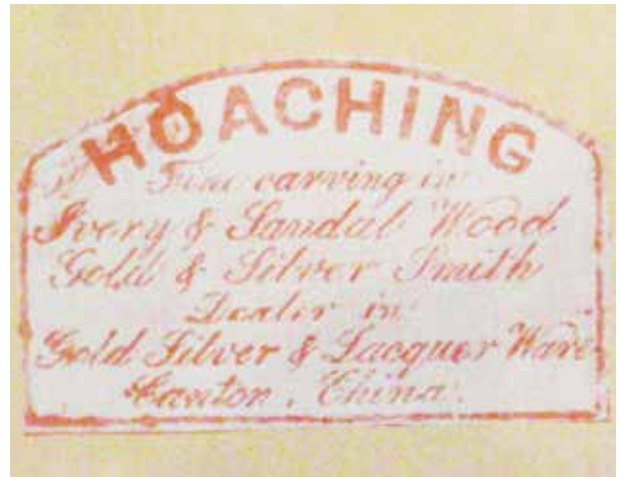


圖3. Ho A Ching 的店鋪標籤（圖片來源：白芳：〈風·尚——18 至 20 世紀中國外銷扇〉，《收藏家》，第 5 期（2019），頁 57。）

匠之一，亦作 Hoa Ching，²³ 曾選送牙雕工藝品參加 1862 年倫敦博覽會、1873 年維也納博覽會、1876 年費城百年博覽會，以及 1878 年巴黎博覽會。廣州民間多給男性起名為“亞某”，如“亞十”“亞面”，²⁴ 故 Ho A Ching 既可能是店鋪名稱，音譯為“浩昇”；也可能是牙匠名字，音譯為“何亞靜”。

Ho A Ching 經營店鋪的時間超過 70 年，根據其在器物上留下的商標顯示，他在 1823 年就已開始出售象牙扇；²⁵ 目前發現其最晚的作品是一件銀質紀念杯，製作於 1895 年。²⁶ 從 Ho A Ching 留在作品中的眾多標籤可知，他在十三行商館區的靖遠街（Old China Street）10 號和河南的會所街（Club Street）都設有店鋪，後者開店時間在 1840 年以後。²⁷

Ho A Ching 和上述幾位牙匠一樣，經營範圍相當廣泛。現存的商品標籤說明他擅長雕刻象牙和檀香木，同時也製作和經銷金銀製品，並且還經營漆器買賣（圖 3）。他的傳世作品極多，除了大量的牙雕工藝品和銀器外，還有諸如檀木名片盒、玳瑁圓盒、純金襯衫扣等各種材質的產品。在 1876 年的費城博覽會上，Ho A Ching 得到了評委會的高度讚賞，其送

文史研究

展的家具、銀器、象牙扇和牙雕都獲得了獎勵。評委會認為“其製作的家具設計優美、製作精良”；²⁸其展出的各類銀器“均表現出精巧與耐心的工藝製造（技術）”；²⁹“牙雕扇品質優美、雕工細膩、價格實惠”；³⁰“象牙雕刻工藝品更是雕工一流、裝飾豐富而精細、形象華麗”。³¹1878年，Ho A Ching 在巴黎展出的象牙器及金銀首飾分別榮獲銀獎和優秀獎。³²

Ho A Ching 製作的工藝品價格不菲，可能是當時廣州地區售價最高的象牙店鋪之一。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定居廣州的傳教士格雷（J. H. Gray）曾在遊記中提及：

相較於 Ho A Ching 出售的牙雕和檀香木製品，元錫巷裡的牙匠和木匠雕刻的工藝品的價格低很多。³³

多次參與博覽會的經歷提高了 Ho A Ching 的海外知名度。1876年，一位參觀者在費城博覽會中購買了一把 Ho A Ching 製作的拆信刀，並把它小心地鑲嵌在一本剪貼簿中，備註道：“Ho A Ching 製作，但這並非是他最好的作品。”³⁴

2. Yut Shing（粵盛，音譯）

Yut Shing 的從業時間約在1840至1910年間。據1902年粵海關“關於參加河內展覽會來往文件”記載，為Yut Shing 繳納運輸展品保險費的人叫“白桃”，³⁵不知這是Yut Shing 的真實姓名，抑或是其家人或店員。Yut Shing 於道光中期（約1830至1840年間）製作的一把貝雕骨象牙貼面扇，現藏於廣東省博物館。³⁶

光緒年間，Yut Shing 至少參加過五屆世界博覽會，分別為1873年維也納博覽會、1876年費城博覽會、1878年巴黎博覽會、1902年河內博覽會和1904年聖路易斯博覽會。1873年的維也納博覽會上，Yut Shing 展出了七個燈籠；³⁷在費城博覽會上，又展出了128件（套）展品（見表一）。可以看出，Yut Shing 擅長雕刻象牙、玳瑁，還是一位髹漆名家。費城博覽會評委會對其評價很高，認為他“製作的髹漆桌子和屏風品味良好、設計上乘”，³⁸“漆扇風格優雅、工藝精湛、做工完美”。³⁹此外，Yut Shing 提供的銅器和陳列櫃在1878年巴黎博覽會中榮獲銀獎和優秀獎。⁴⁰

表一. Yut Shing在1876年費城博覽會的展品

參展器物	數量	參展器物	數量
髹漆縫紉桌	6 張	刺繡燈籠	1 對
髹漆桌子	8 張	骨質燈籠	1 對
髹漆棋牌桌	2 張	髹漆扇子	4 把
髹漆小型屏風	1 對	木雕髹漆人物	2 個
髹漆絲織六屏風	1 件	髹漆棋盤	1 張
髹漆刺繡屏風	1 件	髹漆托盤	9 套
髹漆六屏風	1 件	髹漆茶几	3 套
髹漆博古架	1 對	三腳書桌	1 套
髹漆陳列櫃	5 個	髹漆茶葉盒	22 個
髹漆盒子	20 個	鑲螺鈿髹漆茶葉盒	1 個
髹漆書箱	1 個	鑲玳瑁雕象牙盒	1 個
髹漆書寫盒	1 個	象牙雕花船	1 艘

參展器物	數量	參展器物	數量
髹漆手套盒	1 個	雕象牙針線盒	1 個
髹漆針線盒	7 個	鑲玳瑁雕象牙盒，內含惠斯特牌籌碼	1 個
髹漆棋牌盒	4 個	鑲玳瑁雕象牙手套盒	2 個
髹漆接卡箱	2 個	雕象牙手套盒，鑲玳瑁、螺鈿、寶石	1 個
髹漆首飾盒	5 個	鑲玳瑁雕象牙首飾盒	1 個
髹漆文具盒	3 個	銅質寶塔	1 座

資料來源：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hina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ollection a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Philadelphia, 1876*.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76.



圖 4. 廣州街景照，約 1907 年前。（圖片來源：Frederic Courtland Penfield. *Wanderings East of Suez in Ceylon, India, China and Japan*. George Bell and Sons; Century co., 1907, p. 293. Public domain, via Internet Archive Book Images <flic.kr/p/ouE1Ao>.)

3. MouChong Gouqua (茂昌郭官，音譯)

1844 年，奧斯蒙德·蒂法尼曾光顧 MouChong Gouqua 的店鋪，他對店裡的一

副象牙雕西洋棋讚不絕口：

在美國需要二三十美元才能買到的一副棋，在中國可能只要 8 到 10 美元。由此可知，MouChong Gouqua 這副要價為 150 美元的棋子，其品質是多麼傑出。這些人像一般為紅白兩色，穿着中國古代服飾，一方擺出進攻姿勢，一方擺出防守姿勢。最大的棋有一英尺高，每一顆都雕刻得極為精美；他們的臉上甚至流露出兇狠和驚訝的表情。Old MouChong 對之感到非常得意，曾希望以 120 美元的價格出售，但沒有成功。⁴¹

在一幅拍攝於 1907 年以前的廣州街景照中（圖 4），畫面的右側可見“茂昌象牙店”的招牌。1948 年的《廣州大觀》介紹了當時廣州的九家象牙店，其中一家有兩百餘年歷史的“茂昌象牙老號”，製造並出售各類中外象牙貨品，地址在“廣州大新路二三二號”。⁴² 根據《廣州市象牙商業同業公會會員名冊》可知，1947 年的茂昌象牙店店主是 75 歲的南海人何夢如，⁴³ 不知二者是否為同一家店鋪。

4. Lee Ching (利昇)

咸豐、同治、光緒三朝最著名的牙匠是 Lee Ching。Lee Ching 活躍於十九世紀四十至九十年代，先後經營七家店鋪，其中四家在廣州，分別位於靖遠街 30 號、西興街、東街和河南的會所街；兩家位於香港皇后大道 24A

文史研究

和 30 號。⁴⁴ 此外，他曾在 1878 年的《上海女性指南》（*Ladies' Directory or Red Book for Shanghai*）中刊登象牙工藝品和金銀製品廣告，⁴⁵ 店鋪地址位於上海南京路。1888 年 7 月 2 日的《字林西報》（*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報導稱：

利昇正在其南京路的店鋪中展示由
市政府送給志願者的紀念杯……這是長
期以來我們見到的最優秀的廣式銀器之
一。⁴⁶

可見，直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後期，Lee Ching 製作的廣式銀器在上海仍小有名氣。

Lee Ching 十分擅長象牙雕刻和漆器製作。1876 年的費城博覽會上，Lee Ching 展出了包括 21 層象牙球、象牙相架、象牙首飾盒在內的牙雕工藝品，以及屏風、縫紉桌、陳列櫃等髹漆家具和三對黃金首飾（均配有象牙盒）。⁴⁷ 後兩種展品均有獲獎，評委會認為“其家具製作精良、設計上乘”，⁴⁸ “與鳥喙雕刻相結合的金累絲首飾相當精美，象牙雕刻作品亦值得讚嘆”。⁴⁹ 1878 年的巴黎博覽會中，Lee Ching

選送了象牙器、漆器以及銀器等多種產品參展，⁵⁰ 其中象牙器和扇子均獲得銅獎，蝴蝶標本則榮獲優秀獎。⁵¹ Lee Ching 還擅長核雕，他曾在一個果核上雕刻出超過 15 隻動物。⁵²

5. Hang Sing（恆成，音譯）

美國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Peabody Essex Museum）藏有一款 1850 至 1875 年間製作的象牙籃子，出自牙匠 Hang Sing 之手。據包裝盒內的紅色英文標籤可知，Hang Sing 的店鋪位於同文街 1 號。

6. Leen Shing（連盛，音譯）

牙匠 Leen Shing 同樣參加了 1876 年的費城博覽會和 1878 年的巴黎博覽會。從 1876 年費城博覽會的展品（表二）可知，Leen Shing 也掌握了象牙雕刻和製作金銀器、漆器等多種技藝，其送展的漆扇和象牙扇憑藉“一流的工藝、一流的品味和一流的原創性”而得獎。⁵³ 1878 年，Leen Shing 在巴黎展出的陳列櫃、扇子、黑木屏風及泥塑人偶亦有獲獎。⁵⁴

表二. Leen Shing 在 1876 年費城博覽會的展品

參展器物	數量	參展器物	數量
髹漆棋桌，帶棋子	1 張	髹漆縫紉盒	3 個
髹漆圓桌	1 張	髹漆手套盒	7 個
髹漆棋牌桌	1 張	檀香木盒	1 個
髹漆縫紉桌	1 張	檀香木陳列櫃	2 個
髹漆茶几	2 套（每套 4 個）	髹漆陳列櫃（附縫紉盒）	4 個
髹漆屏風	1 件	象牙首飾盒	2 個
黑木屏風	1 件	象牙花瓶	2 個
黑木四屏風	1 件	鑲雕象牙金手鐲	1 對
小型滿大人椅子	2 張	鑲雕象牙金胸針	1 隻
髹漆棋盤	6 張	鑲雕象牙金耳環	1 對
檀香木棋盤	1 張	漆扇	2 把
髹漆茶葉盒	68 個	雕牙扇	3 把

參展器物	數量	參展器物	數量
髹漆盒子	30 個	雕象牙羽扇	11 把
髹漆棋牌盒	5 個	絲織手持面罩（象牙柄）	12 個

資料來源：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hina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ollection a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Philadelphia, 1876*.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76.

7. Chun Quan Kee (陳晴記)

在 1878 年和 1900 年巴黎博覽會，以及 1902 年河內博覽會的中國展品目錄中，都能看見廣州牙匠 Chun Quan Kee 的名字。根據粵海關的文件記載，Chun Quan Kee 的中文名為“陳晴記”。⁵⁵ 陳晴記在三次博覽會中的參展物品均以象牙雕刻為主。他於 1878 年巴黎博覽會展出的扇子、象牙器、刺繡品及珠寶首飾均有獲獎。⁵⁶ 在 1902 年的河內博覽會上，陳晴記展出了 18 種、共 77 件（套）的象牙雕刻，⁵⁷ 並獲得金獎。⁵⁸

8. Chun Kwan Kee (陳錕記)

1894 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國的薛福成上奏提及廣東陳錕記辦“粵省牙雕、玩物、桌椅”參加比利時安法爾斯博覽會。⁵⁹ 1905 年 3 月 24 日的《申報》稱：

向來粵商赴外國賽會者無新發明之工藝。所陳貨物，茶絲大宗亦不在內，不過酸枝、顧繡、象牙、花蓆及一切玩器雜貨，故從未得有頭等獎賞。雖陳錕記和生華昌等家間以賽會獲利，亦屬幸事。現各商鑑於去年美國賽會之折閱，而比國銷流貨物視美較難，故多不願前往云。⁶⁰

報導中的“去年美國賽會”是指 1904 年美國聖路易斯博覽會。翻閱此次博覽會的中國展品目錄，其中與“陳錕記”發音相似且來自廣東的展商只有“Chun Kwan Kee”，其展出的象牙雕刻品獲得了金獎，⁶¹ 與《申報》的報導內容相符。故筆者推斷，Chun Kwan Kee 極可能是陳錕記的音譯。

陳錕記店址在西興街，以經營洋裝象牙器為主，店主為陳容舒和程煒堂。⁶² 1904 年美國聖路易斯博覽會中，陳錕記展出兩百多件象牙器，其中包括了整枝象牙雕、象牙同心球，以及大量的牙雕相架、象牙梳等。此外，陳錕記也選取了一些木雕和漆器，如雕黑木屏風、髹漆描金茶几等，參與博覽會。⁶³

9. Tak Shang (德生)

參加 1900 年巴黎博覽會、1902 年河內博覽會和 1904 年聖路易斯博覽會的牙匠，還有 Tak Shang。根據粵海關文件記載，Tak Shang 的中文名為“德生”，⁶⁴ 其展品以銀器為主，象牙製品較少，主要為象牙梳、象牙手套撐具、象牙相架等實用器。⁶⁵

10. 惠安、聯盛和李勝

1910 年的南洋勸業會上，廣州牙匠惠安（惠陽）、聯盛（聯興）和李勝的牙雕作品均榮獲一等獎。⁶⁶ 其中，惠安的雕鏤 24 層牙球得到了參觀者一致的讚賞。曾經有人在遊記中讚道：

（廣東館）雕刻部中有數牙骨空花圓球，最大者徑約三寸，凡二十四層，層層相包，轉動自如，花紋各異。⁶⁷

此外，還有報刊謂其“極鐵筆之能事”。⁶⁸ 聯盛真名為吳玉雲，⁶⁹ 他得獎的作品為雕鏤牙球、牙船。李勝是廣州工藝學堂的教習，其牙雕技藝必是高人一籌，遺憾的是，《南洋勸業會審查得獎名冊》並未登記其展出的雕鏤牙器種類。

文史研究

表三. 廣州口岸牙匠一覽表

姓名	活躍時間	經營範圍	店鋪地址
Ty Shing (泰盛, 音譯)	十九世紀初	象牙雕刻	廣州, 具體不詳
Hu Chong (胡昌, 音譯)	1800—1825	象牙、玳瑁雕刻	廣州, 具體不詳
Lun Shing (麟盛, 音譯)	1820—1830	象牙雕刻	同文街
Chong Shing (昌盛, 音譯)	1821—1850	象牙、玳瑁、珍珠母雕刻; 絲綢經銷	同文街 5 號
Ho A Ching (浩昇 / 何亞靜, 音譯)	1823—1895	象牙、玳瑁、檀香木雕刻; 金銀器製作; 經銷漆器	靖遠街 10 號、河南會所街
Ho Shing (何盛, 音譯)	1830—1840	象牙雕刻	同文街或靖遠街
Wo Shing (和盛, 音譯)	1830—1850	象牙雕刻	香港、廣州, 具體不詳
Luen Chun (聯珍, 音譯)	1830—1850	象牙、玳瑁、珍珠母、檀香 木雕刻	同文街 6 號
Vo Long (和隆, 音譯)	1830—1850	象牙、玳瑁、珍珠母、檀香 木雕刻	廣州, 具體不詳
Yut Shing (粵盛, 音譯)	1840—1910	象牙、玳瑁、貝殼雕刻; 漆 器、燈籠製作	廣州, 具體不詳
MouChong Gouqua (茂昌郭官, 音譯)	1840—?	象牙雕刻	同文街或靖遠街
Lee Ching (利昇)	1846—1890	象牙、果核雕刻; 金銀器、 漆器製作	廣州: 靖遠街 30 號、西興街、 東街、河南會所街; 香港: 皇后大道 24A、30; 上海: 南京路
Hang Sing (恆成, 音譯)	1850—1875	象牙雕刻	同文街 1 號
Leen Shing (連盛, 音譯)	1870—1910	象牙雕刻; 漆器製作	廣州, 具體不詳
Chun Quan Kee (陳晴記)	1870—1910	象牙雕刻; 漆器製作	廣州, 具體不詳
Chun Kwan Kee (陳鋸記)	1890—1910	象牙雕刻; 漆器製作	西興街
Tak Shang (德生)	1900—?	象牙雕刻; 銀器製作	廣州, 具體不詳
惠安	1910—?	象牙雕刻	廣州, 具體不詳
聯盛	1910—?	象牙雕刻	廣州, 具體不詳
李勝	1910—?	象牙雕刻	無

資料來源: 筆者整理提供



圖 5. 同文街街景，約 1801 至 1850 年。（圖片來源：Chinese artist. *Drawings in and around Canton, no. 2*,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Drawings_in_and_around_Canton,_no._2.jpg>.)

三、牙匠的店鋪地點及其變化

鴉片戰爭以前，來華洋人不能隨意離開十三行商館區，每月只能到花地遊玩三次，⁷⁰且有人數限制。夷館附近的同文街和靖遠街（外國人稱為新、舊中國街）成為洋人消磨時間和購買物品最常光顧的地方（圖 5、圖 6）。同文街和靖遠街店鋪林立，“匯集了漆器商人、牙雕工匠、車工、銀匠，以及一大批藝術家和水彩畫家”。⁷¹從表三可知，在 1860 年以前，廣州牙匠多將店鋪開設在同文街或靖遠街。

鴉片戰爭後，中國沿海港口陸續開埠，上

海和香港在中外貿易中的重要性逐漸超過廣州，成為西方人新的聚居地。⁷²在這一新形勢下，廣州口岸的牙匠也開始在香港和上海開設分店，積極開拓新的銷售市場。如 Wo Shing 的商標上就標註有省港兩個地址，又如在廣州擁有四家店鋪的 Lee Ching，先在香港皇后大道開設兩家分店，後又在上海最繁華的商業街——南京路開設分店。

隨着外國人在廣州口岸活動區域的擴大，特別是 1856 年“火燒十三行”事件後，原本集中在同文街和靖遠街的象牙店鋪開始向廣州城內外多地擴展。十九世紀後半葉，象牙店鋪主要

文史研究



圖 6. 靖遠街街景，約 1801 至 1850 年。（圖片來源：Chinese artist. *Drawings in and around Canton, no. 1*,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Drawings_in_and_around_Canton,_no._1.jpg>.)

集中在西興街、大新街及其鄰近街巷，也有店鋪零星散佈在東街和河南會所街。根據嘉約翰（John Glasgow Kerr）的《廣州指南》記載：

西興街在沙基大街後面與之平行的街道。內有大量的漆器店、絲綢店、刺繡店、銀器店和象牙店……全部都做外國人生意。⁷³

此外，利昇和陳錕記都有一家店鋪開在西興街。

1856 年“火燒十三行”至 1956 年完成私營企業社會主義改造的 100 年間，大新街及其附近的街巷一直是廣州象牙店鋪的聚集

地，廣州牙雕行業的集會場所——象牙會館就設在大新街附近的小新街。格雷（John H. Gray）稱：“大新街元錫巷及鄰近的街道都被雕刻象牙和檀香木的工匠佔據。”⁷⁴ 嘉約翰也在書中記載：

象牙器正是在大新街許許多多的店鋪中生產製作的……大量的象牙、玳瑁、骨角雕刻活動在玉子巷中進行。⁷⁵

此外，1947 年《廣州市象牙商業同業公會會員名冊》登記的 44 家象牙店鋪，均分佈在大新街內。可見，晚清以來廣州的象牙店鋪逐漸向大新街聚集，最晚在清末象牙會館設立之時，大新街

及其鄰近街道已成為了遠近聞名的“象牙街”。

十九世紀中葉，東街以及河南的會所街中也零星出現了一些象牙店鋪。1873年的《維也納博覽會中國展品目錄》明確註明了中國的象牙器生產地在廣州城內以及河南地區，⁷⁶ Ho A Ching 和 Lee Ching 都曾在商標上備註其位於河南會所街的店鋪地址，Lee Ching 還有一家分店開設在廣州城內的東街。

廣州象牙店鋪地址的變更反映出十九世紀後半期，隨着政治形勢的變化，整個中國包括廣州城都逐漸向外國人開放，同時廣州口岸的地位隨着香港、上海的開埠而日漸下降。

結語

通過本文的初步整理，可大致勾勒出清末廣州口岸牙匠群體的獨特歷史面貌。口岸牙匠雖然社會地位低下，卻具有極強的適應性，他們因應廣州口岸的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不斷調整自己的經營內容和銷售手段。譬如，為迎合來華洋人的購物偏好，廣州口岸牙匠除了雕刻象牙外，還從事檀香、玳瑁、珠母等不同材質的雕刻工作，並涉獵金銀飾品等行當，以廣開銷路。在廣州一口通商時期，牙匠們普遍將店鋪開在十三行附近的同文街和靖遠街，店內懸掛英文招牌，以招攬西方商客。鴉片戰爭後，廣州口岸地位一落千丈，部分有財力的牙匠將店鋪遷到香港和上海最繁華的商業街，或在兩地開設分店。尤其令人矚目的是，在廣開洋務的十九世紀後半葉，廣州牙匠也不甘示弱，主動地參與到世界博覽會的浪潮之中，直面西方工業文明帶來的衝擊和挑戰。

蔡鴻生曾指出：歷史研究要以人為本，中外關係史研究要防止“見物不見人”。⁷⁷一部廣州貿易史，便是由參與貿易的形形色色的人——商人、通事、買辦、引水人等，共同構成的。本文所探討的廣州口岸牙匠，也是口岸貿易的積極參與者，他們在中西經濟和文化交流中曾發揮過積極的作用，值得研究者投以更多的關注。

附：本文是廣州市哲學社科規劃2021年度課題“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以香藥的交流史為中心”（項目編號：2021GZDD01）階段性成果；2020年度廣東省哲學社科規劃嶺南文化項目“宋元以來嶺南水域社會與文化結構的過程研究”（項目編號：GD20LN16）階段性成果。

註釋：

1. 曾玲玲：〈明清時期貴重物料的進口與嶺南雕刻類工藝的發展〉，廣州博物館編：《蘇州樣，廣州匠——蘇廣明清工藝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194。
2. 參見楊伯達：〈十八世紀清內廷廣匠史料紀略〉，《中國古代藝術文物論叢》，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頁308-320；嵇若昕：〈十八世紀宮廷牙匠及其作品研究〉，《故宮學術季刊》，第23卷第1期（2005），頁467-642；嵇若昕：〈清盛世內廷與廣東牙雕工藝——以陳祖章和黃振效為例〉，《故宮文物月刊》，第384期（2015），頁4-15；曾玲玲：〈雍正、乾隆朝養心殿造辦處廣東牙匠陳祖章事跡考略〉，《廣州文博》，2007年，頁91-99。
3. (美)卡爾·克勞斯曼(Carl L. Crossman)著，孫越、黃麗莎譯：《中國外銷裝飾藝術》，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頁281。
4. 如盛(Shing)、昇(Ching)、興(Hing)、昌(Chong / Cheong)等，參見陸貴福等編：《廣州商業行名錄》，廣州：出版社不詳，1947年，頁40-42。
5. 《廣州市象牙商業同業公會會員名冊》，1947年，廣州市檔案館藏，檔號：0010-002-000829-014，2021年7月14日讀取。
6. Downing, Charles T. *The Fan-qui in China, in 1836-7*. Vol. 2, Henry Colburn, 1838, p. 68.
7. 陸貴福等編：《廣州商業行名錄》，廣州：出版社不詳，1947年，頁41-42。
8. 亨特的《廣州番鬼錄》也是以店鋪名代稱店鋪主人。參閱(美)亨特(William C. Hunter)著，馮樹鐵、沈正邦譯：《廣州番鬼錄·舊中國雜記》，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107。
9. 此處牙匠名號的寫法乃採自蒂法尼在書中的記載，實際上應為“Mou Chong Gouqua”和“Old Mou Chong”。參見Tiffany, Osmond.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s*

文史研究

-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James Munroe & Company, 1849, pp. 75–76.
10. 行商多被稱為某官，如伍浩官（Howqua）、潘啟官（Pankeequa）；而外銷畫家則以“呱”字作為自己名號的後綴，如林呱（Lamqua）、廷呱（Tingqua）。參閱江滢河：《清代洋畫與廣州口岸》，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31–132。
 11. 靈公：《記廣州之象牙工業》，《協和報》，第31期（1914），頁12。
 12. 清代在廣州口岸從事象牙雕刻行業的工匠和商人為數不少，目前根據中外文獻及文物材料只見其中20位。
 13. 參見英國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官網，collections.vam.ac.uk/item/O457679/fan-unknown，2023年5月10日讀取。
 14. 廣東省博物館編：《風·尚——18至20世紀中國外銷扇》，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18年，頁68。
 15. "Genealogie Tierens." *Maandblad van het Genealogisch-heraldiek Genootschap "De Nederlandsche Leeuw"*, vol. 26, no. 7, 1908, pp. 227–228. 此條信息為廣州大學蔡香玉女士惠示賜知，在此衷致謝忱。
 16. Iröns, Neville John. *Silver and Carving of the Old China Trade*. The House of Fans Limited, 1983, p. 192.
 17. 廣東省博物館編：《風·尚——18至20世紀中國外銷扇》，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18年，頁32。美國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藏有 Chong Shing 雕刻的一套象牙雙陸棋，上有與之相同的店鋪標籤。
 18. Downing, Charles T. *The Fan-qui in China, in 1836–7*. Vol. 2, Henry Colburn, 1838, pp. 68–69.
 19. 廣東省博物館編：《風·尚——18至20世紀中國外銷扇》，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18年，頁36。
 20. 參見大英博物館官網，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A_2018-3005-499-a-c，2023年5月10日讀取。
 21. Iröns, Neville John. *Fans of Imperial China*. Kaiserreich Kunst (Hong Kong) Limited & The House of Fans Limited, 1982, pp. 96–97.
 22. Lee, Jean Gordon. *Philadelphians and the China Trade: 1784–1844*.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1984, p. 164. 書中還展示了 Luen Chun 製作的兩個象牙盒，詳見頁146。
 23. 1873和1878年的博覽會目錄寫作 Hoa Ching，1876年費城博覽會的中國展覽目錄寫作 Ho A-Ching 或 Ho A Ching。參閱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hina Port Catalogues of the Chinese Customs' Collection at the Austro-Hungarian Universal Exhibition, Vienna, 1873*.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Press, 1873, p. 477;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atalogue Spécial de la Collection Exposée au Palais du Champ de Mars, Exposition Universelle, Paris, 1878*.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78, p. 1;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hina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ollection a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Philadelphia, 1876*.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76, pp. 6–13.
 24. Van Dyke, Paul A. "Floating Brothels and the Canton Flower Boats 1750–1930." *Review of Culture* (International Edition), no. 37, 2011, p. 124.
 25. Iröns, Neville John. *Silver and Carving of the Old China Trade*. The House of Fans Limited, 1983, p. 192.
 26. 陳志高：《中國銀樓與銀器：外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65。
 27. Iröns, Neville John. *Silver and Carving of the Old China Trade*. The House of Fans Limited, 1983, p. 76.
 28. Walker, Francis A., editor.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1876: Reports and Awards*. Vol. 4,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80, p. 745.
 29. Walker, Francis A., editor.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1876: Reports and Awards*. Vol. 5,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80, p. 414.
 30. Walker, Francis A., editor.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1876: Reports and Awards*. Vol. 5,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80, p. 351.
 31. Walker, Francis A., editor.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1876: Reports and Awards*. Vol. 7,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80, p. 674.
 32. *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 no. 96: List of the Paris Exhibition Récompenses for China*.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辦公廳：《中國近代海關總稅務司通令全編》卷2，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12年，頁203。
 33. Gray, John H. *Walks in the City of Canton*. De Souza & Company, 1875, p. 292.
 34. 參見 *John Robinson Scrapbook*，收藏於美國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轉引自（美）卡爾·克勞斯曼著，孫越、黃麗莎譯：《中國外銷裝飾藝術》，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頁302。
 35. 《關於參加河內展覽會來往文件》，1902年，廣東省檔案館藏，檔號：94-2-(A5)82，2021年9月6日讀取。

36. 廣東省博物館編：《風・尚——18至20世紀中國外銷扇》，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18年，頁46。
37.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hina Port Catalogues of the Chinese Customs' Collection at the Austro-Hungarian Universal Exhibition, Vienna, 1873*.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Press, 1873, p. 478.
38. Walker, Francis A., editor.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1876: Reports and Awards*. Vol. 4,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80, p. 745.
39. Walker, Francis A., editor.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1876: Reports and Awards*. Vol. 5,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80, p. 351.
40. *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 no. 96: List of the Paris Exhibition Récompenses for China*.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辦公廳：《中國近代海關總稅務司通令全編》卷2，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12年，頁204。
41. Tiffany, Osmond.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s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James Munroe & Company, 1849, pp. 75–76.
42. 廖淑倫主編：《廣州大觀》，廣州：天南出版社，1948年，頁246。
43. 《廣州市象牙商業同業公會會員名冊》，1947年，廣州市檔案館藏，檔號：0010-002-000829-014，2021年7月14日讀取。
44. 陳志高：《中國銀樓與銀器：外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92。
45. *Ladies' Directory or Red Book for Shanghai*, "North-China Herald" Office, 1878, p. 63.
46. 原文為：“Lee-ching is now exhibiting in his shop in Nanking Road the new Cup presented by the Municipal Council to the Volunteers.” 參見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2 July 1888, p. 3.
47.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hina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ollection a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Philadelphia, 1876*.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76, pp. 18–95.
48. Walker, Francis A., editor.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1876: Reports and Awards*. Vol. 4,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80, p. 745.
49. Walker, Francis A., editor.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1876: Reports and Awards*. Vol. 5,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80, p. 414.
50.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atalogue Spécial de la Collection Exposée au Palais du Champ de Mars, Exposition Universelle, Paris, 1878*.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78, pp. 1–38.
51. *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 no. 96: List of the Paris Exhibition Récompenses for China*.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辦公廳：《中國近代海關總稅務司通令全編》卷2，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12年，頁203。
52. (美) 卡爾·克勞斯曼著，孫越、黃麗莎譯：《中國外銷裝飾藝術》，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頁301。
53. Walker, Francis A., editor.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1876: Reports and Awards*. Vol. 5,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80, p. 351.
54. *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 no. 96: List of the Paris Exhibition Récompenses for China*.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辦公廳：《中國近代海關總稅務司通令全編》卷2，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12年，頁203–204。
55. 〈關於參加河內展覽會來往文件〉，1902年，廣東省檔案館藏，檔號：94-2-(A5)82，2021年9月6日讀取。
56. *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 no. 96: List of the Paris Exhibition Récompenses for China*. 其中，Chun Quan Kee 的名字被誤寫為 Chun Kwan Kee。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辦公廳：《中國近代海關總稅務司通令全編》卷2，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12年，頁203。
57. 〈關於參加河內展覽會來往文件〉，1902年，廣東省檔案館藏，檔號：94-2-(A5)82，2021年9月6日讀取。
58. *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 no. 1072: List of Rewards and Prizes Awarded to the Chinese Section by the Jury at the Hanoi Exhibition of 1902*.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辦公廳：《中國近代海關總稅務司通令全編》卷8，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12年，頁252。
59. 〈外交檔·各國賽會公會案〉，1894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01-27-012-01-061，2021年10月26日讀取。
60. 〈粵商不願赴比賽會〉，《申報》，1905年3月24日，版3。
61. 李愛麗：《晚清美籍稅務司研究：以粵海關為中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289。
62. 〈出品協贊會第七次特別會議〉，《廣東勸業報》，第96期(1910)，頁44。
63. Imperial Chinese Commission. *China Catalogue of the Collection of Chinese Exhibits at the Louisiana Purchase*

文史研究

- Exposition*. Shallcross Print, 1904, pp. 345–346.
64. 〈關於參加河內展覽會來往文件〉，1902年，廣東省檔案館藏，檔號：94-2-(A5)82，2021年9月6日讀取。
65. Imperial Chinese Commission. *China Catalogue of the Collection of Chinese Exhibits at the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 Shallcross Print, 1904, pp. 347–348.
66. 參閱《南洋勸業會審查得獎名冊》，載蘇克勤校註：《南洋勸業會文匯》，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78。其中，惠安、聯盛在得獎名冊中被記為惠陽、聯興，而《廣東勸業報》則記為惠安、聯盛，因名字讀音十分相似，可能是由於粵語口音導致記錄者出現誤記。詳見〈認赴南洋勸業會出品〉，《廣東勸業報》，第92期（1909），頁42；〈出品協贊會第七次特別會議〉，《廣東勸業報》，第96期（1910），頁44。
67. 〈廣東館二十四層之空花牙球〉，《申報》，1910年7月14日，版3。
68. 〈廣東教育之效果〉，《申報》，1910年7月6日，版1。
69. 〈出品協贊會第七次特別會議〉，《廣東勸業報》，第96期（1910），頁44。
70.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44。
71. Downing, Charles T. *The Fan-qui in China, in 1836–7*. Vol. 2, Henry Colburn, 1838, p. 47.
72. 江滢河：《清代洋畫與廣州口岸》，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54。
73. 嘉約翰於1854年定居廣州，1855年起任博濟醫院院長。其《廣州指南》（*The Canton Guide*）1880年在香港出版，1904年重新整理增訂為 *A Guide to the City and Suburbs of Canton*。本文採用1904年版本，譯名仍採用“廣州指南”。參閱 Kerr, John G. *A Guide to the City and Suburbs of Canton*. Kelly & Walsh, 1904, p. 9.
74. Gray, John H. *Walks in the City of Canton*. De Souza & Company, 1875, p. 292.
75. Kerr, John G. *A Guide to the City and Suburbs of Canton*. Kelly & Walsh, 1904, pp. 17–18.
76.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hina Port Catalogues of the Chinese Customs' Collection at the Austro-Hungarian Universal Exhibition, Vienna, 1873*.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Press, 1873, p. 449.
77. 蔡鴻生：〈歷史研究要以人為本〉，陳春聲主編：《學理與方法——蔡鴻生教授執教中山大學五十周年紀念文集》，香港：博士苑出版社，2007年，頁25–27。

